

# 粵海舊聞錄

(十四)

祝秀俠

## 陳宜禧創辦寧陽鐵路

吾粵寧陽鐵路創辦於光緒末年，約一九〇二年開工，至一九〇六年通車，原計劃由新寧縣斗山（即今台山縣）通至新會直達陽江，但初期竣工，僅至新會縣北街止，貫通了上下新寧，橫貫新會縣境，並敷設西南支路，通至白沙。此一鐵路，對於四邑交通、城鄉物資交流、促進經濟繁盛，至具效用，而創辦人即為旅美華僑台山陳公宜禧也。

陳宜禧以一人之力，創辦寧陽鐵路，其時民智閉塞，鄉人多迷信興建鐵路足以斬斷龍脈，破壞風水，羣起反對。宜禧排除萬難，卒底於成，其堅忍毅力，能人所不能，允稱人傑，其事功亦永垂不朽。

寧陽鐵路之成毀（抗戰開始時拆毀）迄今不過數十年，宜禧先生辭世亦僅逾半世紀，但其人其事之史料，雖故老偶或傳言，書刊略誌麟爪，然語然不詳，廣東文獻社社長梅友卓先生以其鄉賢偉業史迹恐就湮沒，特着意搜蒐，去年返美訪陳氏文孫孔洲君，得其相贈家藏遺像一幀，衣冠整肅，顏貌堂堂，但對乃祖事蹟，則不復能加憶述。今夏有僑報老記者朱夏先生以其所撰「美洲華僑概史」一冊，贈與梅社長，內赫然紀載陳

公宜禧創辦寧陽鐵路之一段歷史，梅社長欣然閱讀後，交筆者存入文獻社資料室，茲摘錄其大略如下：

陳宜禧新寧縣六村人，幼年即離鄉赴美，在舊金山販依耶教，虔誠篤信，日常到主日學校研讀聖經，又以勤習英語，口才便給，能以英語宣講聖經故事。而為人遜和，人緣至廣，中西人士皆喜愛之。時適中太平洋鐵路興建，招募華工，來美應募華工，尤以粵人為最，宜禧以粵人而諳英語，鐵路公司當局僱為管工，華工以其和易可親，又肯為華工改善待遇，咸加愛戴，嗚呼之為「兒戲伯」。當局以其與華工關係良好，輒可提前完成轄內地段工作，對之亦加青睞。實即宜禧別有一種用心，并不以管工一職工資較優地位較高而自滿，他正要利用此職以從事實習研究建築鐵路工程，如測量地段、開闢山林、鋪設枕木軌道等，均悉心研求，在前後五、六年間，宜禧所得建築鐵路智識與技術，至為豐富，較之一般鐵路工程師，實不多讓。

美國橫貫大陸之鐵路完工，宜禧仍留在鐵路公司內担任管理行政與貨運客運工作，觀摩體驗，所獲滋多。故宜禧可稱為由經驗得來之鐵路學之全材。

時當祖國清季末年，維新之士漸知提倡實業、開礦築路，可以圖強，政府亦曾有擬訂各地鐵路計劃，準備借外資築路，如四川、黔貴、湘桂鐵路等，無如清廷官吏腐敗不振，卒未實行。時陳公旅外日久，初次返鄉，親觀祖國情況，認為本地應發展交通築一鐵路，則四邑工商事業可以繁榮發展，有利民生，乃構想築一鐵路貫通鄰縣，勘查地勢，信心倍增，預計成功在握。

同美後，即着手組織「寧陽鐵路籌備處」，約集叢日同工商談，提出他在故鄉興建鐵路計劃，他激勵僑眾說：華工能為美國建築一橫貫大陸之鐵路，為何不為桑梓獻出人力物力，作些貢獻。他報告此次回鄉實地考察情況，口角春風，說得非常動聽，於是咸表贊同，踴躍參加股份，就在舊金山成立籌備機構，擴大募股進行。

及股份募足，陳公負起創辦人責任，躬親測量勘度路線，又一面精密計算建築費用。

但開始之際即首遭困難，當時四鄉風氣未開，民智閉塞，提起關土築路，鄉人以為破壞龍脈，與風水大有關係，而且鐵路行車，震動神靈，萬萬不可，故所至輒遭迷信鄉人反對，甚至有一次，鐵路已築至新會圭峯山，當地村民羣起激烈反對，鄰縣村民不比自己鄉人容易說服，幾至半

途而廢，幸宜禧持志百折不撓，以堅忍毅力多方解說，解釋鐵路便利交通，係屬公益，與風水絕不相干。終於村民的迷信觀念逐漸為其打破，免除障礙，建築的工作得以進行。

當工程進行至新會牛灣地段時，面臨一道河流，通過河流必須建造橋樑，但工程浩大，耗資不少，陳公以其經驗，匠心獨運，設計造一鐵船載車渡河，既可節省費用，而又安全，鐵路工程界咸對此舉大加讚佩。猶憶民二十一年間，津浦鐵路通車，浦口一段即造鐵船載車而過，當時招待中外人士參觀，莫不稱奇，殊不知寧陽用鐵船載車過河事，已早津浦三十年矣。

依原定計劃，寧陽終點直至陽江縣，後因地方不靖，荏苒遍地，山區地段行旅為虞，工程遂暫至新會白沙而止。

自寧陽鐵路成，四邑內地之交通為之改觀，鄉民稱便，對宜禧伯口碑載道。而對四邑之工商



清末旅美華僑先賢獨資創辦寧陽鐵路的陳宜禧先生遺照。

事業、經濟發展貢獻至鉅。直至民國二十六年我展開對日抗戰，翌年日軍進犯粵省，入侵四邑，地方當局奉令拆毀鐵路，以免為敵利用。該路鐵軌、路基，遂逐段折移掘廢。及日本投降，國土重光，該路以經費無着，難以恢復。今日淪入魔掌，時移世易，舊址已成陳迹。惟宜禧伯對鄉邦創業建設之精神，與其偉績足以示範後人，永垂不朽。

### 唐山交大校長魏崇志

清末時期，振興洋務，唐紹儀一度任開灤煤礦公司總辦，認為開礦築路，必須先在國內培養專門人才，乃奏請清廷在開灤煤礦公司附近籌辦「唐山路礦學堂」，以為訓練培育專才之所。

唐向國外物色人才，聘加州大學畢業之魏崇志為校長，策劃一切。魏氏嘉應州（今梅縣）人，其尊翁為舊金山華人牧師。崇志受命後，偕其弟崇德返國，并羅致華裔同學返國担任教職員，在其策劃下，課程校務，與美國之專科學院相埒，教科書大多採用英文原本，考試亦相當嚴格。其時，所有學生多為各省保送，免繳一切學費膳費，且每人可領津貼零用。

此一路礦學堂，在清末民初，造就不少人才。後改為唐山路礦大學，再改為唐山交通大學。魏氏後改任外交官，其草創開辦之功不可沒也。

### 廣雅書院書庫「冠冕樓」

南皮張之洞總督兩廣時，於文教事業倡導至力。光緒十五年於城西彩虹橋創辦廣雅書院，其一也。廣雅分經、史、理、文四科課士，聘梁鼎芬為首任院

長，講堂居正中，曰「無邪堂」；東有滌溪祠，以祀宋儒諸子；西有嶺學祠，以祀會官嶺海之著有德惠名賢，院長所居曰「蓮翰館」，平時接見諸生之地，其額為張文襄所題。書院特立書庫曰「冠冕樓」，額亦為文襄所書，取唐詩「冠冕通南極」之義。樓中規模弘壯，分東西兩楹，藏皮圖籍，其通行本必具兩部，供東西兩省人士借閱。別有小書樓，則藏齋書，分贈院中諸生研習。廖廷相任院長時，曾編有「廣雅書院藏書目」，可見所藏之概況。據徐信符師言：廣雅藏書，至民國十一年改為省立第一中學時，拆毀「冠冕樓」，其後一厄於水患，再厄於盜竊，莫榮新、陳炯明又各將圖書東移西遷，廣雅藏書乃瓜分豆剖，不可復問。至廣州於民二十七年陷日敵，凡所藏於廣東圖書館（中有一部分廣雅藏書）靡有孑遺矣。徐師「廣東藏書記事詩」有云：

「亦有亭池亦有園，感懷廣雅見淵源。無邪堂外蓮翰側，冠冕樓圯教澤存。」

### 陳澧學教菊坡精舍

阮元撫粵，設「學海堂」或稱「學海書院」以培植人材，前已誌之。繼學海堂有「菊坡精舍」，為同治六年廣東巡撫蔣香泉與布政司方子箴所設。原為道觀應元宮址，在粵秀山麓。蔣、方議改為書院曰「菊坡精舍」，延聘番禺陳澧為掌教，澧請如學海堂法，課以經史文筆，常集諸生講讀書之法，取顧亭林語，大書「行己有恥，博學於文。」二語揭於前軒，以為訓條。澧掌教十有餘年，復於舊日「吟風閣」上設一書藏，藏書以供修士講習，菊坡精舍培植人材足繼學海堂，張之

洞詠菊坡精舍詩云：

「誰與端經術，通德在番禺。沈沈陳先生，深入五經郭。盡剗漢宋珍。兼握文筆珠。日日曳杖來，菊坡閒經廬。」

道光緒末年，書院停廢，大吏將菊坡遺址併入應元書院，改爲存古學堂，并就近設陳東塾先生祠。民國後存古學堂已停，民十年於其地改設執信學校，及執信學校遷東沙路，復於此建市立第二中學，至戊寅兵燹，此地夷爲平地，菊坡遺址遂蕩然無存矣。

### 豪富伍崇曜·潘仕成

「嶺南遺著楚庭詩，

珍本雕刊賴主持。」

「海上神山仙子館，

嶺南文物聚潘園。」

此徐師信符前者詠伍家「粵雅堂」，後者詠潘家「海山仙館」詩也，伍、潘兩家均富收藏，粵雅堂與海山仙館名相埒，而仙館尤饒水木清華之勝，前已紀之。

伍、潘兩家致富各有不同，伍崇曜南海人號紫垣，以十三行洋商買辦起家。潘仕成字德齋，番禺人，以鹽筴致富，捐舉人，官至兩廣鹽運使。伍氏輕財好客，搜求古籍，不吝鉅資，延南海譚瑩玉生爲之校評，博考粵中文獻，凡粵人著述，蒐羅其罕見者，刻爲「嶺南遺書」五十九種，又刊粵十三家集，另刻近人詩曰「楚庭耆舊遺詩」七十餘卷。又博採海內書籍彙刊之，名「粵雅堂叢書」，表章遺逸，發揚文化，張南波盛讚之。

潘氏海山仙館所藏書畫古物拓本甚富，刻有海山仙館叢書五十六種，皆當時珍本。德齋長子鏡伯亦富文才，其門外楹聯「海上神山。仙人舊館。」集句天成，即爲鏡伯所撰。

### 鹽商孔廣陶嶽雪樓

吾粵收藏家，伍、潘氏而外，首推嶽雪樓之孔廣陶氏。廣陶字少唐，南海籍，以鹽商起家，居穗市南關太平沙，藏書處曰三十三萬卷書堂，其樓曰「嶽雪樓」。宋元精槧，皆極充牣。所藏宋元書畫俱精品，古泉幣所集尤夥，所拓泉譜蔚爲大觀。

及後鹽法改制，改爲官辦，孔氏豪奢，慣於揮霍，由是家道中落，藏書因而不保。宣統元年，羅振玉偕日人到訪嶽雪樓，精本首被其選擇售往東瀛，其後次第散出，北平書賈亦南來輦載而去，菁華漸盡。民國後，康有爲知其尙保存有當年斥巨資由官監整運而出之殿本圖書集成，終以高價歸萬木草堂，此爲徐師信符所言（見藏書紀事詩），徐師固藏書家，諳熟書樓聚散掌故者也。

### 三字經傳為粵人所撰

從前啓蒙學塾，無不初授「三字經」，但三字經究爲何人執筆撰著，莫衷一是，習慣的說法爲南宋末年王應麟所作，清代書坊刻本多在卷首書爲「浚儀王應麟伯厚先生手著」，但亦有認三字經爲南宋區適子所撰。三字經在元、明、清及民初，書坊都有大量出版，并且有滿蒙文版，亦有譯爲英文與拉丁文者，流傳至廣。

清人邵普涵有一首詩，中有句云：「黎貞三字訓」，自註謂南海黎貞撰三字經。查黎貞字彥

晦，明初廣東新會縣人，根據此說，三字經著者是廣東老鄉，亦一說也。

### 蔡乃煌機敏善逢迎

蔡乃煌，番禺人，光緒十七年舉人，上禮部不第，納資以道員分發湖南，張之洞喜其幹練，挈之入都，薦爲郵傳部右丞，未幾授蘇松太道，之洞於光緒末年始入樞府，拉攏袁世凱爲聲援，乃煌以受知於之洞，故亦薰染世凱，後袁氏醞釀帝制，爲籌安會籌款事，乃煌返粵以鴉片公費籌款，與粵龍濟光朋比分贖，卒爲龍所嫉，藉護國軍聲討洪憲，大軍壓境，龍氏不得不宣布獨立，并捕殺乃煌以示信，事在民國五年四月間。

乃煌精幹多才，吏治能手，惟鋒棱不掩，自立厓岸。隸郵傳部時，當面折所管部尙書，任蘇松太道時，亦恃有後援，與巡撫總督有隙。其招致殺身之禍，蓋有由來矣。

何文葵明曾採撰岑學侶編著之梁燕孫年譜資料，爲文刊「廣東文獻」謂：乃煌之死，以鴉片流毒害人，受輿論攻擊，亦以與龍濟光分贖不勻之故。當時士詒任稅務處長，以察擬設烟膏檢查所，並招商墊款承辦煙膏專賣，曾電財政、內政兩部，請令粵省制止之。財政部長周學熙，知蔡此舉，爲受楊度指使暗中籌措帝制運動經費，不敢電粵制止，祇作圓滑答覆了事。梁氏年譜所載或旨在卸脫其當時責任，惟乃煌在粵鴉片公賣，爲害鄉人，則罪無可道。

據周康慶兄言：乃煌被殺後，遺骸由其子慕眞運葬於杭州青龍山。義寧陳散原爲撰墓誌。有云：「少警敏，文藝捷給，補諸生，著聲儕伍間

舉光緒十七年順天鄉試上禮部不第，納賈以道員分發湖南……授蘇松太道，淬厲圖效，後以滬市財幣細，操業巨賈廢罷，羣情騷動，於是察事勢及徇諸商黨之議，勉貸出公家藏帑，通流濟乏絕，事聞度支部，度支部權貴人本曠君，又中蜚語，乃劾罷，避居津沽，會國變後五年，西南兵起，君引還廣州，遇難卒，年五十有八。」

又云：「君胸臆疏豁，剛果敢任，用智計自勵，誦習羣史，能強記。尤慕效傅載俠烈之行。戊戌政變，詔捕文學士廷式，文方客長沙，陰畫策出之於境，游學外乃免。其為治，綜核名實，機權肆應，繁劇百端，揮斥有餘，不為撓困。設施既精能絕人，亦時操縱維大體。晨起治文書逾尺，俄頃判決，曲中情偽，與海國酋長交涉或辨爭，據約示不可犯者，往往折服，聲績播聞矣。然跡弛負氣，平視長官，鋒稜不少掩蔽……」

綜觀散原翁所述其才能個性，如見其人。吏治文事，亦有足多者。

其受知文襄，據傳有一軼事，云文襄生平喜為詩鐘，某日宴袁世凱于府邸，乃煌亦陪座，宴後以詩鐘為戲，文襄拈得「蛟斷」兩字，命乃煌代擬，蔡為擬「刺虎斬蛟三害盡，房謀杜斷兩心同。」一聯。以其切合政治時事，傳誦一時（三害者謂善者、瞿鴻禨、及岑春煊，皆張、袁之政敵，下聯指張、袁兩心相同。）其機敏逢迎之巧心，可具見矣。

### 鄧芬仕女與三筆雀

近世南中國畫人，以人物仕女勝者，首推鄧芬誦先。芬號疊殊居士，又字從心，南海人。仕

女衣褶，運筆描繪，獨擅嶺南。大千先生早年已盛贊之。芬為人容止甚都，巧詞令，狂傲落拓，所作佛像羅漢，法相莊嚴，靈光湧現，非竝時畫人所望企及，花鳥在白陽復堂之間，得其神髓。山水則偶作而已。芬好酒色微遂，文采風流，篇幅不脛。抗戰時，日軍南犯，粵港淪陷，芬與日僑有往還，聞某年應日僑矢崎請以畫祝日天皇壽，士林以是鄙之，芬亦自「泳人」（落水之意），晚年落拓殊甚，姪人盡散，窮愁以終。（民國五十年間在港去世）年七十一。詩人吳肇鐘為撰墓誌銘。

李健兒廣東現代畫人傳云：「芬之畫，天才學力參半，間繪芳草美人，柳堤試馬，風神蓋世，尤工簡筆雀如生，人稱鄧芬『三筆雀』。芬畫確有高詣，蓋亦不以人廢藝也。」

### 居古泉創「撞粉法」

吾粵前輩畫人居巢、廉，兄弟繪事，清末期間，名噪大江南北。巢字梅生，花鳥精絕一時，居廉字古泉，早歲師事乃兄，遠宗崇嗣，近仿南田，漸而自創獨特風格，并專向大自然尋求畫材，以造化為師。其所寫昆蟲，精到處前無古人，一空依傍，形色神態，獨有千古。據高劍父先生前與筆者共旅居澳門時言及：「古泉先生習繪，純為藝術而藝術，不求問世，亦不以此求聞達。當作客東筵張家可園時，主人張鼎銘雅好居氏作品，日命人搜集奇花異草及各類昆蟲，請其圖繪，日寫冊頁一紙，積久無累千百，皆屬精品。」劍老師事古泉先生久，少時曾請師介紹親詣可園觀摩，下榻數月，盡將數十冊精品臨摹以歸。

古泉寫昆蟲時，每將昆蟲以針刺插腹部，或蓄入玻璃箱，對之描寫，一如今日之標本。復於豆棚瓜架，花間草上，細觀其動態，故其所寫昆蟲，傳神情盡態。其寫蝶又分春秋兩種，置於春花者，翅柔腹大，以初變故也。置於秋花者，則翅勁腹瘦，以將老故也，其精細如此。

又創「撞粉法」以寫花草鳥蟲。古人寫花向無用粉之法，宋後有用抹粉鈎者，未嘗有撞粉法，乃兄梅生先生初試之，至古泉而大成。即以粉撞入色中，使粉浮於色面，於是潤澤鬆化而有光澤，在一花一瓣之間不須著意渲染光陰向背，惟以濃淡厚薄之粉色為之。試一觀現存之古氏作品，其昆蟲頭翅，多有粉水撞抹，嶺南畫派作風繼承光大，即紹自古氏昆仲者也。

### 光緒皇帝逝世徵聯

清末光緒皇帝逝世，溥儀以沖齡登大統，改年號曰宣統，香港「中國日報」所刊月份牌附聯曰：「漢家何日重頒曆，滿族於今又改元。」據馮自由逸史言：出自該報陳春生手筆。其後該報又出一聯徵對，聯首為「未離乳臭先排漢。」乃朱執信所擬。并向海外黨人所辦各報廣事徵對，一時應徵之聯達十萬以上，由胡漢民、汪精衛、朱執信、馮自由諸人評閱錄取，其首名乃香港劉君所奪，曰：「將到毛長又剪清。」為革命宣傳，詞意相關也。取錄卷中亦有以「甚至牙科亦舉人」為對者，蓋清季末年，出洋學牙醫之留學生，返國後比照科舉時期亦賜舉人。

同盟會革命前輩謝英伯，擅英文歷主黨報筆政，下筆萬言，工詩古文，尤善撰聯，其公祭黃

花崗烈士撰聯云：「當年知己皆屠狗。此日驕人盡沐猴。」蓋謝賦性淡泊，不求仕榮，粵省光復時，被舉為參軍督軍，視之蔑如，未嘗就任。而其時新進少年多爭名位以驕人，故有是聯，一時傳誦五羊。

穗市城西有茶樓曰「天然居」，城東有寺曰「大佛寺」，有人撰聯云：「客上天然居，居然天上客。」人過大佛寺，寺佛大過人。」詩有迴錦體，此亦迴錦聯也。

民國初年，廣州長堤有某酒樓徵聯，聯首曰：「北有東海，南有西林議什麼東西，調和南北。」其時徐世昌與岑春煊正謀南北議和也，歷久人莫能對。

昔人有以「烟鎖池塘柳」徵對者，粵人某君對以「炮堆鎮海樓」，雖邊傍均具五行字，然「炮堆」實為牽強，不得謂工。

### 黎國廉與粵路風潮

光緒甲辰年岑春煊督粵，為展築粵漢鐵路，借比利士洋商合興公司外債若干為建路費，承建工程亦交該洋商辦理，訂立合約，債額由鐵路收入分期償還，約中最駭人聽聞者為全路行政部分與收益，均由該承辦洋商全權處理。此約宣佈，全省紳民譁然，斥為借外債整頓路政未可厚非，惟授人以柄，利權外溢，流弊所止，無可紀極，斷乎不可！時曾任內閣侍讀梁慶桂（字小山）、前廈門道台黎國廉（字季裴號六禾）均在籍，激於義憤，乃發起集紳民在廣濟醫院謀對策，黎尤大聲疾呼，須毀此約，力爭由粵人自辦，到會紳

民一致和議，而是夕黎國廉竟被春煊逮入獄矣。

先是，春煊偵知廣州紳民有集會抵抗事，特派洋務局總辦溫宗堯蒞會旁聽，宗堯悉將集會情形、何人發言據以上聞，春煊為人噪暴，赫然大怒，以為非懲為首士紳，無以樹威，乃發密札拘拿梁、黎二紳，梁慶桂飭番禺令知縣柴維桐辦理。黎國廉則飭廣州協鎮副將黃培松辦理。柴知縣素稱巧吏，奉札不敢造次，即謁按察使沈瑜慶請示辦理，瑜慶囑置之可也，柴惶恐言曰：制府交下要札，置之可乎。瑜慶笑曰：帥意過後必悔孟浪，君毋恐，若有獲咎，予為君任之。慶桂翌日即聞風逃港暫避。至培松武人，奉札不假思索，即星夜傳令游擊莊某赴西關黎寓拘逮。被捕時國廉已就寢，闔門示札，國廉據地不肯行，武弁強負之背，國廉大聲疾呼而出。繫於陳塘九區警所。

翌晨穗市轟動，人髮俱上指，如洪流烈焰，洶洶之勢莫遏。廣州總商會立開緊急會議，傳知全市大小商戶，一律罷市。聲明清廷一日不嚴懲岑督，即一日不復業。有清二百餘年之民憤，前未之見也，同時士紳奮起並起者，有前閩浙總督許應騫，越秀書院山長吳道鎔，越華書院山長易蘭池等同集明倫堂召開紳民大會，議決將本案詳情電請北京同鄉京官代奏，撤革春煊，以平民氣，蒞會者達數千人，一致贊可，由吳道鎔執筆草疏。前貴州巡撫鄧華熙時開缺在籍，居廣州城西，為人儒怯，初不欲預事卒亦署名稿中，星夜將電稿赴港拍發，不久獲京中同鄉覆電，有「番禺尚書香山侍郎羊石燕雲同聲相應」之語，時唐紹儀官郵傳部右侍郎，有所致力，足以見之。

當廣州全市罷市，春煊自省措施過當，悔愧甚。亟思收拾此變局，知瑜慶與國廉父有師生誼，囑瑜慶即釋放國廉，國廉自繫獄以來，僵臥木榻上，絕食不語，誓以身為粵人殉，其不屈不撓、不畏強暴之概，國人至今猶以為美談。瑜慶至繫所見國廉，傳帥旨，國廉曰：前胡為而我來？今胡為而我去？其說安在？春煊奴視秦晉諸紳民如無物則可，若奴視吾粵民則不可。君休矣。朝廷一日不罪春煊，國廉甘死此無悔！激昂慷慨，意不可回，瑜慶快快去，旋奉軍機處廷寄，奉上諭：據郵傳部右侍郎唐紹儀等奏稱，據前浙閩總督許應騫、前貴州巡撫鄧華熙等電開，兩廣總督岑春煊因借洋債興築粵漢鐵路，訂立條約，予人以柄，流弊至多。粵東紳民力爭，該路應由粵人集資商辦，無庸借貸外債，坐致損失。岑春煊竟逮捕在籍紳士黎國廉，入以鼓動民衆違抗要政罪名，廣州全城商民罷市，人心憤慨，奏請嚴懲該督，以平民氣，合行代奏等情。兩廣總督岑春煊着即革職留任，聽候查辦，仍着該督明白回奏。電諭到粵，歡聲雷動，全城商號即日復業，廣州紳民羣集九區警所，迎國廉出獄歸寓，夾道爆竹聲震耳，一時西南各省無不知有黎國廉其人者。

國廉世代書香，恂恂儒者，工文學，大擅倚聲。其威武不屈之精神，誠足以代表粵人士氣，筆者於抗戰勝利後服務桑梓，任市教育工作，常與往還，時聆教益，當日黎丈年逾六旬，前輩風範，快挹清芬，羊垣淪匪，黎丈赴港寄居，填詞自遣，病逝於民國五十年間。六禾詞綜其一生想有千首以上，人推海綉以後一人云。